

國學基
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八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上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宣義郎監登聞鼓院范燾上封事。上批令奉使金國。呂頤浩召直學士院汪藻至都堂。令作國書。且召燾赴堂咨問。頤浩奏。使臣以忠信爲主。而燾所獻封事。狂誕不經。乃罷之。詔尙書兵部侍郎湯東野權管平江府職事。以李邴未至故也。是日。上幸登雲門外閣水軍。時諜報金人陷登萊密州。且於梁山泊造舟。恐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盡護諸將。至是輔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鎮江至蘇常界。闔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止令兼圖山足矣。

己酉。上次常州。

庚戌。上次無錫縣。晚朝進呈。周望言。昨晚望氣。楚清覺嘗占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第恐擾關陝。襄鄧爲五路災爾。上曰。大率皆本晉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直徽餓鬪。唐佐爲所執。敵因而用之。

顧正忠義錄云。唐佐知應天府。建炎二年。金人圍

城。守節不屈。僞齊欲用之。不受命爲所害。此誤也。趙氏之說。史云。金人犯應天。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爲歸德府。

令唐佐知府事。日歷附傳亦云。金人陷南京。執唐佐降之。復以爲南京守。今從附傳。唐佐紹興一年十月死節。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時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

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旣而上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

府。翰林學士奉議郎張守爲端明殿學士。朝奉郎同簽書樞密院事。正議大夫李稅守戶部尙書。往

建康調軍食。

熊克小歷。戶部侍郎李稅遷尙書。案稅。靖康中已爲執政。無緣復除侍郎。克誤也。稅初見元年正月辛卯。

尙書戶部侍郎陳邦光移刑部。兵部侍郎湯東

野移工部。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爲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

餘里可至。上憂之。遂命光世自姑熟移軍。以爲南昌屏蔽。旣至。軍中月費錢十三萬緡。江南路制置使起

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以用支不足告於朝。已而言得東平故吏報其父亡。遂解官持服。

丙辰。迪功郎張邵爲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尙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爲武翼大夫

副之。時將復遣使人金。而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州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於昌邑。

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銖者。宣和閒爲太學生。與邵善。昌使與邵飲酒。銖頗有得色。初邵之至

軍也。昌責邵拜禮。邵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己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祚山寨。士卒。邵以不同謀得免。邵初見今年二月。初。張浚調兵潭州。而帥臣直龍圖閣辛炳。

儒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浚罷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知潭州。至是以聞。

日曆於此日書二人除罷。案。此月壬申潭州軍變。子諲已在本州相去幾十

六日不應赴鎮如是之連蓋浚先除後奏也。

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壤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

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之。以藻爲得體。

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

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浚奏其在江州妄用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

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卒。

朝議大夫知岳州。

案史作鼎州。

邢侗坐結伊都事。再責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

置。侗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

壬戌。宣教郎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章服。令開具元齋錢物收支數申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具實封。差人齎中朝廷。竊慮路中失滯。今不免渡江前來。欲乘時速詣都堂。而稟朝廷察其欺罔。乃重緡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鞫劾疏修入。佗書並無之。

癸亥，尚書左司員外郎兼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直祕閣，知筠州。以言者論列，故有是命。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泗州李成言，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詔成所言忠能體國，令戶部輟絹二萬匹賜之。初，上遣賀子儀撫諭成，成卽令其將張琮走行在，又命舉人許道爲表謝。上曰：恨無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李頤浩喜，以琮爲秉義郎，召道赴行在。琮自言本諸生，乃以爲承務郎，使邀成入見，道行至白塔市，成迫還之，復以其衆叛。琮遂歸，詔以琮監温州酒稅。琮，安肅軍人，道，泗州人也。

丁卯，直龍圖閣福建轉運使程邁守太常少卿。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公濟爲尚書右司郎中，尚書金部員外郎王岡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岡，無錫人。呂頤浩之守揚也，岡通判州事，多所贊助。頤浩德之，至是外召爲郎，尋薦對而有是命。

己巳，御筆朕累下寬卹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公之一，以寬民力。仍俛見錢違實之法，令尚書省榜諭。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爲兩浙宣撫使，司參謀官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陳邦光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沿江都制置使徽猷閣待制兩浙宣撫使參謀官胡唐老知鎮江府。

舜陟邦光之除，熊克小歷繫之十一月己酉，案唐老實代邦光，而日歷四年四月壬辰有唐老母康氏乞恩澤狀云：自宣謀移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日歷闕八月四日，陳邦光知建康府，九月七日，陳邦光除刑部侍郎，此亦差誤。案建康知府顯名陳邦光今年十一月到任，以時考之，當是九月二十四日除。日歷誤差一月，今移附此，但不知唐老何以許時方到官當考。

時舜陟以金人勢逼，乃

求爲周望屬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於海舟之桅檣。旣而問之曰。改除矣。乃聽行。

庚午。詔休兵兼旬。可涓日進發。以尙書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留御營統制官巨師古。陳思恭。李貴。以所部守平江。並受宣撫使周望節制。始平江人猶幸駐驛倚以爲安。及是皆失望。於是有遠散之閩。越者。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劄下京湖。川陝轉運司。時下差官權攝職任。若犯入己贓。其元差官並同罪。從之。是日。李成入滁州。初。知滁州向子伋聞有敵師。乃堰滁河。使環遶城下。水暴至。堰成輒壞。子伋令民輸財募工。壘石穿孔。灌以金汁。會秋雨連日。堰卒壞。子伋率軍民徙居琅琊山寨。五軍之士僅二千人。猶慮不能守。聞成在泗。卽移書招之。成喜。盡掠泗州強壯以行。或謂子伋曰。成包藏深險。豈可與其居。子伋悟。遂卻之。成怒。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辛未。故直龍圖閣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

浩黨籍待制已上第三十四人。永州安置。已見二年九月壬辰。紹興六年二月己酉再增。

故廷康殿學士沈積中追

復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蓋還合得恩數。積中。晉陵人。宣和中。知眞定府。上疏論不可取燕山。童貫惡之。奪其職。至是三省以爲言。故有是命。

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旣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

熊克小歷載上語在癸酉。

今從
日歷

遣御史趙鼎往杭、秀諸州按察。上聞浙東西諸州科率黃帛，且調民治道，慮其擾人，故命鼎先往。仍許民間自陳，其科率者皆還之。草澤天文耿靜言：太極垣在午，推步今歲熒惑纏次方在巳，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耿靜，耿堅之姪，紹興元年正月癸亥以從姪郎權密

院冠擇官乞召
耿靜赴行在

是夜潭州禁卒自城南縱火，殺一兵官於市，劫其將使爲主，其將誦之以入甲仗庫。至子城，反關拒之。郡卒焚東西城樓，火市民居，放水自馬軍營始。馬軍營忿之，出戰，賊掠金銀，遂自東門出瀏陽路。城中大亂，殺戮攘奪，至旦未息。帥臣向子諲命通判州事孟彥卿、趙民彥以將領馬軍等追之。至醴陵，攸縣間與鄉兵戰，爲寨柵所阻，不能去。遂招安，歸至城門，皆搜索而入，畏其黨與，不敢盡誅。彥卿、忠厚從父民彥，燕人，嘗爲張覺參謀者是也。

甲戌，戶部侍郎葉份請江浙湖廣福建成都潼州府利州路贍學錢糧，並起發赴行在。內川廣福建仍易輕齋，京畿京東西淮南南路贍學錢糧，並借與漕司爲軍期之用。夔州路半給漕司，半易輕齋。從之。金陵西諸路選鋒部統治索大合兵渡渭，犯長安。是日，經略使郭瑛遁去。

張浚行狀：瑛、球、粟長安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甲戌，今附此。趙錕之遺史繫之去年八月

十二日甲午。與此不同。據史。珠靖康元年四月自朝議大
夫。祕閣修撰。除陝西制置解驤使。不知今爲何官職也。

乙亥。御營統制官巨師古所部健卒陳觀等謀爲變。焚營夜遁。詔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
獲之。

是月。兵部尙書謝克家罷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殿中侍御史趙鼎爲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

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選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直龍圖閣知婺州黎確行左司諫。諫院
題名

盜酈瓊圍光州。固始縣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尙氣敢爲。衆所推服。至是轉寇淮右。知縣事尙宗輝

悉力禦之。(案)本史
繫甲戌日

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閔勅以所部奉西京會聖宮祖宗神御南歸。

由蔡河而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太尉雖王臣。而逸未嘗識面。今爲軍民計。不敢開門。勅曰。勅奉祖
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遙拜於四望樓。勅不能奪而去。初。勅至渺河。遇劇賊張用
說使歸朝。以其義女嫁之。因以爲中軍統領。用遣其參議官劉舜臣與勅偕行。

是秋。金國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舉人於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
薦。次府解。次省試。乃曰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省。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
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陷金五年。始登第。熊克小歷稱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蓋承洪邁夷堅志
所書也。非實。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東。至此始五年。蓋

譏訛

金左副元帥宗維禁隱藏被掠亡人犯者罪死。初，金人之始入犯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

於燕京，以劉彥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即豐中府以時立愛主之。彥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元年八月末。金人

呼爲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彥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宗

維素念彥宗，遂以其子箬簽書樞密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爲大同尹，山西兵馬都部署。〔案〕原注作英宗廟諱同音，今補入。

以烏陵嗜思謀權太原少尹思謀者，卽色時美也，姓最賤。宗維初起時，色時美方負薪，宗維喜其才，妻以

庶弟宗憲之乳母，命爲郡點檢。久之，其門人洛陽吳士鼎爲制令名，宗維以思謀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

身差權少尹。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眞定府爲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爲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

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爲徐州，廣信軍爲遂州，威勝軍爲沁州，順

安軍爲安州，永寧軍爲寧州，升樂壽縣爲樂壽州，降北平軍爲永平縣。金元帥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髡

髮不如式者殺之。青州觀察使李邈故爲眞定帥，城陷入燕，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笑不答。及髡髮

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搗擊其口流血，復吮血，唾之。翌日，自祝髮爲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之。邈將死，顏

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爲流涕。邈，清江人家，世儒業，其母曾輩女兄弟也。登進士第，累官部刺史，以忤蔡京，意畏禍，換右列，死年六十九。後秦檜還，言其忠，贈

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薨死不得其時。附傳云建炎三年。故附於今秋金人下令髮髮之後。初宣武卒閻進從朱弁出使。至是逃歸。爲邏者所獲。

西京留守高慶裔義而釋之。進逃遁至三。乃見殺。進南鄉受刃而斃。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髮其首。舟憤懣

一夕死。此據朱弁奏。不得其月日。故附於慶裔除留守及金人下令後。是時知代州劉陶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卽

斬之。其後知趙州韓常知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受害。莫可勝紀。

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皆不敢出。常慶和子守忠。本燕人。宣和末爲石嶺關守將。宗維入犯。以關降。因爲金用。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賊吏姓名。置籍申尙書省。以爲殿最。卽有失察。而因事聞者。重譴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轉對。請給故遼達錫林牙。以圖興復。

丁丑。金人犯蔡州。守臣程昌寓遣將時貴拒之。敵留攻七日而去。旣而賊田皋犯新恩縣。昌寓命杜湛出擒之。昌寓因留皋以爲將。此據昌寓奏狀及家傳。昌寓所奏守禦事甚詳。十一月乙巳朔。有旨割下江。淮諸州爲法。文多不載。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齊狀。昨任京西運副。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侵犯蔡州。知州

程昌寓託病在假。齊盜措置。擇退與此不同。當考。

戊寅。上發平江府。自巡幸以來。舊後諸軍。多乘勢爲亂。至是詔駕後諸軍先發。獨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

平江得安。此據錢復平江記。利州路轉運司奏。辛金宗擅引兵過興洋。

庚辰詔軍擅入川者依軍法。

癸未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羸，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繼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馮益以潛邸舊恩，恃此頗恣，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於上，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符紹興六年七月庚辰貶。郭仲威自楚州

引兵至通州，遂渡江至常熟縣。兩浙宣撫使周望招降之。仲威有衆幾萬人，望承制以仲威爲觀察使。充

本人司統制官，使將其軍屯虎丘山寺。

日歷閏八月辛卯御營使司劄子：仲威至通州受周望招安，替赴而下，以次補官，前後不同，當考。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琅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道成通好。且犒師，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炒米，多得渴病。於是往往越城而遁，聽鶻山高而逼，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夜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伋殺之，盡取強壯以充軍。

日歷辛卯李成陷滁州（案）此時滁州已移治矣，向子伋事以趙鼎之遺史修入。

壬辰上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王明浩揮塵錄云上初駕廬山縣宗室趙不負等迎拜道左上大言願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矣命進不獲三秩晚朝謂宰執曰朕自建

康至此不無憂民欲赦所經州縣朕誠知數赦非良民之幸但金人榜文要動搖民心使歸怨國家強使

從彼因赦論以朕意謂巡幸非出得已事定當議蠲除令詞臣深知此意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歲收諸色稅罰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

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舊房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紹興元年四月庚午可參考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南控六弊之師機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

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乃徙樞密院學士知熙州張深

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察使劉錫代之於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

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路自此始既而趙哲帥慶州劉錫帥眉孫渥帥秦於

是諸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錡錫弟也行狀浚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故附此錫以今年七月除熙州帥成

浚又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為利州路兵馬鈐轄浚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軍之

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者敵

人侵犯。則檄諸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卽求去。故浚因而授之。

彥爲利幹。未必卽在。此月且附於此俟考。

是日。金人陷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雲、河、朔

民兵入犯。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大託卜嘉王伯隆等。將女真、渤海、漢軍。以完顏宗弼爲統帥。初。郭紹密旣死。淮西提點刑獄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舊嘗使金。金將知之。南侵過城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司法參軍王尙功聞之。夜見識遠。說以迎降。識遠抗不可。府人籍籍言郡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府事。朝散郎王據。據卽自爲降書。啓城迎拜。金兵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

此據洪邁夷夏志中。通判無名。今以日歷壽春府表狀考之。則王據也。餘見四年十二月癸未。

修武

郎宋汝爲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侮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此據宋氏忠嘉集陸入集。

又云。烏珠道僧人三十輩。誘汝爲至京師。則恐誤。蓋此時

京師未陷。當是來年北狩時也。今且云留之軍中。更俟詳究。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晟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爲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

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是敵開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自蘄、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晟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晟起復。前一日辰刻。敵犯黃州。守衛軍校晏興得其木箭鑿頭箭。遣軍士潘明浮江。白令晟。令晟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州。敵治兵攻城。翌日。城陷。令晟在西壁被執。金人猶欲降之。令晟大罵曰。汝輩侵犯中國。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晟揮之。又衣以戰袍。令晟曰。我豈當此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如此。今天下大半爲大金所有。若降。當富貴。令晟曰。此膝但拜祖宗。豈能拜爾。金人怒。以鞭擊令晟。流血被面。令晟罵不絕口。遂敲殺之。兵馬都監王達。軍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所殺。令晟守黃陂。再歲。羣盜丁進、李成、張遇、費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朝請郎同主管川陝茶馬鹽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索尙有盈餘。而貪猾認以爲己私。惟不恤怨。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結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赴官釀。每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數。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壅路舊無酒禁。開始榷之。舊四川酒課歲爲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夔酒紹興十五年七月乙巳減免。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

小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撰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義叔聞敵逼黃州。引

舟近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梈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爲斬。黃聞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梈粹彥子。粹彥子故。宣和末。爲戶部侍郎。責黃州安置。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大事記。金之分道寇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澤州之孫逸和州之李鎬無爲軍

之李知幾。真州之向子恣。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江。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巖。處康之杜充。越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諱。荆南之唐設。或降或走。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立獨江淮素無兵備。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矣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

百臣工。當體此意。〔中興東政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財。以爲殺人之器。聖人忍爲之哉。惟其捍敵禦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輕棄之。而捍禦之效無聞。豈聖人之本心哉。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孰敢

不竭忠實勇。以靖國安民爲任。耶。聖諭一發。而愛民取將之方。兼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以

裨朕躬。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監察御史沈與求。上疏論執政過失。改爲尙書

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與求論執政過失。據附傳云耳。未知所論爲誰

當考。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己守節不屈。爲所害。久之。州人爲之請。遂贈武翼郎。開門宣贊

舍人封表其墓。

此以紹興九年六月八日樓炤所奏修入奏稿。蘇修武等突犯州城。未知蘇修武爲誰。當求他書參考。

江淮宣撫使杜充聞李成叛。命神武前軍統

制王瓌以所部赴滁州。瓌留輜重於長蘆。屯其軍於瓦梁。不敢進。成遣輕騎五百劫其輜重。不克。會充遣宣撫司統制官岳飛爲瓌援。遇賊於九里堤。盡殲之。旣而聞金人大入。瓌不至滁而還。楊進之死也。其徒劉可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

程昌寓案傳云。三年閏八月。沒角牛楊進軍十餘萬寇真陽。公令杜洪等以兵掩擊之。俘斬不勝計。案是時楊進已爲翟興所殺。滿所擊卽劉可耳。

至是其

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十員而去。至荆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

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十

四日程昌寓保奏狀修入。

原
书
空
白
页